

关于邻家的天使大人不知不觉把我惯成了废人这档子事

作者 佐伯さん

翻译 taroxd, tongyuantongyu, 浪人,
Muzz, 冰川镜华, 纱优纱优, 千寻,
安诺尔, kae,, 葳蕤百媚生, Naztar,
Konri, youfu, 追影, 三上悠米,

校对 taroxd, 追影, 墨镜, Muzz, 良良

制作 大括号不换行汉化组

2025.05.13

简介

藤宮 周 藤宫 周 住的公寓邻家住着学校人气第一的可爱天使。

椎名真昼优秀而貌美，以至于被唤作天使。而周是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的普通学生。他原本以为，虽然她是邻居，但自己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和她扯上关系。

这一想法，持续到了周遇见雨中湿透的天使为止。

「人情我会还的。说起来，房间最好整理一下。简直看不下去」

「要你多管」

天使大人说话有些严格。周与她的关系，从硬塞给她伞之后开始。

她在周感冒时前来照料；指责周不爱护身体而来帮忙做饭；进行共同作业（打扫房间）；与周一起出门……

真昼最初冷淡，而后逐渐变得开始撒娇。周一开始消极怕麻烦，却也不知何时敞开了心扉。

这是不坦率的两人逐渐走近的故事。

目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3
第三章	3
第四章	3
306 反倒挺高兴	3
307 今天这天也	16
308 高二最后的到校日	22
309 春日风暴来临的预感	34
310 不想见到的过去的象征	4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306 反倒挺高兴

真昼在女性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周先离开现场去帮她把裙子上的污渍洗掉。除了刚才那块还算大的污渍以外，他还发现其他地方也散布着飞溅的小小污渍。

周仔细用水冲洗，再用混合了中性清洁剂的水轻柔地拍打污渍，结果几乎都清理干净了。不过，飞溅的污渍范围比想象中更大，为了清除污渍，裙子吸了不少水。

裙子看起来就很难清洗，不能粗鲁地拧干，所以周用毛巾尽可能地吸干水分，但还是没办法完全去除，留下了一定程度的湿气。

虽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还是有点冷，而且等到回去的时候，太阳也已经下山了，不能让真昼穿这件回去……周想着这些回到休息室时，真昼已经换好衣服在等他了。

不知为何，她还全副武装。

「很适合你呢」

丝卷满不在乎地送上赞美，看起来完全没有恶意。

因为弄脏的是裙子，所以只要把下身的衣服拿去换就好，但她却把整套制服都拿来了。周虽然觉得她这么做不知道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但考虑到她的性格，大概是善意吧。

确实，正如丝卷所说，真昼穿起来非常好看。

不知道丝卷是否也拥有木户那种一眼就能掌握体型的神秘能力，真昼穿在身上的制服可以说完全符合她的体型。

这种衣服要是尺寸不合的话，通常都会不好看。然而，这套制服的尺寸恰好能适度地修饰身体线条，同时呈现出美丽的感觉，简直就像真昼原本就在这里工作一样合适。

大桥给人的印象是漂亮系的，但即使是同一套衣服，真昼给人的印象却偏向可爱。不知为何，她连发型都配合服装换成了发髻，这肯定是真昼从中途开始就兴致勃勃地参与的结果。

真昼可能是对平时不穿的打工制服感到兴奋，一看到周出现，她就笑着张开双手说着「你看」展现自己身上的制服。那模样实在太可爱了，要不是丝卷在场，周恐怕会把她抱起来疼爱一番。

「幸好有合身的尺寸」

「谢谢你特地拿过来，我现在感觉赚到了。这样就好像……和周君一起工作一样，还挺难得的」

真昼微笑着走到周的身边，那笑容实在太过耀眼，绝对不能让多余的人看到。否则顾客的心肯定会被她夺走。

机会难得，真昼在取得丝卷的同意后和周拍了几张照片。她看起来实在太幸福了，让周害羞得脸颊发痒。

「哎呀，其实你们要真的一起工作，我也不介意……」

「不行，我的父母不会同意的」

对于丝卷开玩笑似的邀请，真昼依然保持着微笑，干脆地拒绝了。

「而且现在才开始工作的话，等我习惯之后可能又会辞职。很荣幸能得到你的邀请，但我没有办法接受」

真昼的语气和声音依然柔和，笑容也依然灿烂，但话语中却隐约残留着一丝僵硬。丝卷听了之后，回以温和的微笑。

「这样啊，真可惜」

他大概也察觉到了什么，没有做出奇怪的反应，而是干脆地退让。周看着他，尽量摆出若无其事的表情，瞥了真昼一眼。

周看得出来，那张几乎让人看得入迷的美丽笑容中，隐约蒙上了一层阴影。

打工需要学校同意，但更重要的是父母必须在文件上签名盖章，给予肯定。未成年时，理应需要监护人的同意，不过真昼的情况有些不

同。

她一直极力避免与父母联系。

周曾经见过一次她的母亲，对方当时就对真昼提出了除非必要，否则不要找她的要求。因此，除非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否则真昼不会主动联系父母。

就周的感觉来说，初次见面时让他首先联想到严厉这个词的那位母亲先不提，相对沉稳的父亲应该可以顺利取得联系。不过，真昼似乎更倾向于事到如今不想再与父母有所牵扯。

周认为这样对真昼的心理健康比较好，而且他也觉得事到如今再去想那些也没用，所以只要真昼不说，他就会彻底避免提及这个话题。

这次也是，周知道顾虑别人是好事，但顾虑过头反而会造成反效果，所以才尽量保持自然的态度，只不过还是被真昼看穿了，让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苦笑。

她那染上颜色的嘴唇缓缓编织出无声的话语：没关系。

如果真昼是在勉强自己或是逞强的话，周应该会开口说些什么吧。不过，从她的样子来看不必过度担心。周说服自己，然后迅速抬起视线。

「……那个，虽然这么晚才直接过来，但请让我再次向你道谢。谢谢你在周君生日的时候提供协助」

真昼恢复了平常的表情，向丝卷弯腰行礼。

周曾经拜托过真昼，在他同意之前尽量不要来打工的地方。真昼遵守了他的要求，而丝卷则表示不用谢，只需要讲讲两人亲热的故事就好。两人的兴趣相投，所以真昼至今为止都没有直接过来找他。

真昼似乎都是经由木户来送谢礼和信的。

「不会不会，我才要感谢你提供的韵味。让我颇有进展」

「进……？」

「真昼，不用太深究店长说的话」

周用眼神恳请丝卷不要给真昼灌输多余的概念，丝卷却只是用容光焕发的笑容回应他的诉求。

「虽然不太明白，但能让您开心就是最好的」

「嗯，我吃得很开心，反倒是我才要向你道谢。能多少帮上你们的幸福，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我最喜欢幸福的情侣了」

「谢、谢谢……？」

「先不说动机，我也真的很感谢你。一直以来都很谢谢你」

「我可没做什么值得道谢的事情呢，嘻嘻」

感觉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丝卷，周已经放弃并决定无视她，同时也低头道谢，然后便听见了她的笑声。

「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真是太好了。看着就觉得心里很温暖」

「……谢谢」

「藤宫君总是很认真工作，我作为店长也很高兴，但又担心你和女朋友相处的时间会不会太少……幸好你们能互相理解并给予支持。毕竟

你是为了女朋友——」

「文华婶婶，停。别太缠着他们两个了」

眼看文华就要说出现阶段还不想让真昼听到的话，周还来不及阻止，就听见开门的动静和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丝卷的话。

听见在学校里经常听到的声音，周反射性地看向门口，发现木户解开了平时的马尾，穿着一身便服抱着纸袋站在那里。

「木户……！？ 」

「椎名和藤宫君，又见面啦。啊，藤宫君穿制服很好看呢，椎名期待这么久也值得了」

木户爽快地说出感想，还附带一个漂亮的眨眼。周想起木户的确没看过自己穿制服的样子，但又马上冒出疑问：为什么不是员工的木户会在这里？

「咦？木户你怎么在这里？」

「婶婶叫我拿换洗的衣服过来，正好我家离这里不远。总不能让你们穿着这里的制服回去吧。衣服洗过都湿掉了，最好拿去送洗，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

从时间来看，恐怕丝卷是在报告之后就马上去拜托了。

丝卷大概也对在白色情人节突然把人叫出来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她明显垂下眉梢和肩膀，一脸歉疚的样子。

「这个时期还麻烦彩香跑一趟，真的很不好意思」

「请别在意，有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互相帮助嘛。也对不起椎名哦，你本来打算今天一整天都要欣赏藤宫君穿工作服的样子吧。被我看到就

不好了呢」

木户很善解人意，她不仅在各方面都很关心周，也确实地为他着想。她不仅阻止了周打工的原因被泄露给真昼，同时也为了顾及真昼而从没来看过周打工时的样子。

虽说这次是不可抗力，但木户似乎还是对看到周穿打工制服的样子感到过意不去，她把纸袋提手移到腋下，双手合十对真昼摆出道歉的姿势。

「不、不会，这也没办法，而且我已经很满足了……非常好看」

「嘿嘿，那就好。不枉费我的介绍……啊，这是换洗的衣服。我姑且选了还没穿过的，如果品味不好就抱歉了。因为挑得太急，结果选到了我自己想让椎名穿的衣服」

「不会，谢谢你。帮大忙了」

「你等一下就下班了吧？我不能打扰你们，事情也办完了，我就赶紧告辞吧」

木户似乎真的只是为了送衣服过来而来的，她把装着换洗衣物的纸袋交给真昼后就准备离开，弄得周也很不好意思。

「你特地过来一趟，就只是来送衣服的啊……真的很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过来」

「木户，真的很谢谢你。我之后再好好感谢你」

「不会不会，没关系。毕竟是婶婶的请求，而且她还说剩下的饼干可以给我当跑腿费，所以不用在意！还有，与其说我忙，其实是小总在外面等我。他陪我一起过来了」

「咦？为什么他不进来？」

虽说现在还是傍晚，但冬天的天色暗得很快。天空已经变得昏暗，夜幕即将降临，身为男朋友的茅野来接送女朋友倒是没什么问题，周却不太明白他不一起进来的原因。

虽说今天没有上班，但茅野毕竟是员工，进入员工区域应该也没问题。周看向木户，只见她缓缓摇了摇头。

「毕竟椎名在这里，而且需要换衣服的话，也就不知道椎名现在的穿着如何。另外就是被宫本缠住了」

「啊……」

大概是身为白色情人节当天不上班的脱单人士，被宫本调侃了吧。周大致猜得到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打算早点救小总出去，然后好好享受他。那么在下就先告辞了，咚隆」

到底是武士还是忍者啊？木户留下令人想吐槽的退场台词后，便迅速离开了休息室。周和真昼对视一眼，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么，藤宫君可以下班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你送女朋友回家吧」

「咦？可是还有点早」

周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发现指针显示的是原本预定的下班时间的十五分钟前。

今天周认真工作的时段本来就很少，他打算至少在最后好好工作完

再回家，而丝卷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温和地笑了起来。

「这个季节的晚上本来客人就少，人手也够了，所以没关系。你就当作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的一点赔礼吧。啊，不过大桥现在变得很沮丧，还请安慰她一下」

「那又不是大桥的错……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先下班了」

本来不是丝卷直接打翻的咖啡，不过她似乎觉得要为此负责，周觉得太过推辞也不好，于是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她的好意，然后转身面对真昼。

「真昼，你可以换好衣服在这里等我吗？我去打个卡、换好衣服再过来」

「好，我在这里等你」

穿着员工制服的真昼看起来很可爱，但周还是觉得平时的她更好。他摸了摸真昼的头，然后走出休息室。

背后传来丝卷开心的笑声，周一下子后悔起来，不该在她面前那么做的，等她离开后也不迟。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是马后炮了。

周感到难为情，嘴唇翕动了几下，在回更衣室之前先去大厅那边露了脸。

周他们离开座位的期间似乎有几波客人进来，不过大厅只有两个人也完全应付得过来，暂时可以放心。

只是，在柜台旁边待命的大桥在客人们看不见的角度露出阴沉的表情，一眼就能看出她很沮丧。虽然已经没有动摇的神色，但心情显然还

在谷底徘徊。

「大桥，衣服上的污渍已经完全去除了，没事的」

「真的……？那就好，但这样也不好啊……」

「真的没事，请你不要那么沮丧。真昼也没有生气」

实际上，真昼与其说是生气，更像是感到困惑和惊讶。而且在那之后拍了换装照，以结果来说，她比正常喝咖啡更多了三成的享受。

当然，周不能断言真昼的感情，不过他可以肯定大桥不需要沮丧到在地上爬的程度。

「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而是……女孩子精心打扮好期待和男朋友的约会，却被我搞砸了，对我造成的伤害很大。换作是我遇上这一出的话也会很受打击……然后又是我搞砸才毁了你们的约会……这种活动会留下深刻的记忆，大家都希望只留下幸福的记忆嘛。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还能回想那天无比幸福的感觉，这样的纪念日不是更好吗？」

「是这样没错……」

「我知道她大概没生气。不过，这是我内心的问题」

与其说大桥不相信周的安慰，不如说是她听出了那是真心话，整个人却依旧是垂头丧气的。

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大桥似乎也在反省，同时对自己感到失望。周意识到自己无法解决良心的谴责问题，于是把原本为了安慰她差点脱口而出的话又吞了回去。

既然如此，也只能在一旁看着她本人如何消化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我无法完全看透真昼的心思，所以不能断言，但我认为她其实不介意。将来你们可以笑着聊起这件事」

的确，正如大桥所说，周希望留下幸福的回忆，可以的话，痛苦的回忆还是没有的好。

只不过，这次的白色情人节，应该不会成为大桥所说的痛苦回忆。

「还有，真昼换上临时衣服的时候，看起来很兴奋哦」

大桥慢吞吞地抬起头来，周微微露出苦笑，回想起真昼刚才的样子。

「她说能做平常做不到的事，感觉很幸运。和我一起拍了张『情侣装』的照片后，她看起来非常开心。还说要照片当成宝物」

看到真昼连发型都重新整理好，和自己一样开心的样子，谁会认为她不幸呢？

发生的事情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真昼连意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将其转化为一次特别的活动。这次事故她也平静地接受了，从中发现了新的意义，结果乐在其中。

当然，周回去以后也会再次安慰她，确认她有没有感到不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真昼很擅长自己从中找到乐趣。

周打算改天再问她，今天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什么。

大桥眼中的泪水似乎在一瞬间达到了极限，周对她笑了笑：

「那我先下班了。辛苦了」

「……辛苦了」

铃声正好响起，大桥便需要去餐桌那边营业了。周说完，她使用比刚才更有精神的声音回应了慰劳的话。

大概是习惯了，大桥用接待客人的开朗表情去应对呼叫，周在一旁看着，然后走近正好回来收拾空桌的宫本。

他用托盘端着盘子和杯子回来，看到周若无其事地走回来的样子，似乎稍微松了口气。

「女朋友没事吧？」

「嗯。我们这边没问题，所以店长好心让我们早点下班，你这边没问题吧？」

「跟白天比起来轻松多了。店长之后也去厨房或者大厅吧，发生这种事，肯定会想让你早点下班」

「那就麻烦了。啊，麻烦你去安慰一下大桥。还有，现在绝对不能用太严厉的措辞，她现在非常沮丧」

「我知道啦，我也说得太过分了」

听到周小声补充的这句话，宫本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宫本基本上对谁都很友善，性格爽朗又冷静，就像个老大哥一样，但唯独对大桥容易变得情绪化。面对陌生人时，他的态度甚至会更加温柔有礼。

这是他经历各种纠葛后才形成的态度，所以周觉得他如果能再温和

一点，大桥也会变得坦率一些。周为此暗暗感到有些遗憾。

「我认为支持对方是很重要的，但请小心别用力过猛打到她了。大桥在这方面很敏感的」

「……这我也知道，不过你怎么会知道啊？」

「无论是你还是大桥，都会找我商量事情，大桥也有你不知道的烦恼哦」

可能是因为周不会把别人的秘密说出去，还会默默地倾听，宫本有时会找他发牢骚，而大桥也会向他倾诉烦恼和抱怨。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周不会到处乱说，不过两人发的牢骚大抵是关于对方的。

作为倾听者，周的意见只有一个：你们快点坦率面对彼此吧。

听到说他不知道，宫本的眼神变得有些尖锐。周感到有点害怕，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好了，别光是瞪着这边，快去安慰她，让她愿意倾诉烦恼吧。还有，有客人来了」

听到门铃响起，周催促着宫本，宫本瞬间切换成接待模式，带着温和的笑容走向门口。周对他一如既往迅速的转变感到佩服，同时在心里小声祈祷宫本的恋情能够得到回报。

307 今天这天也

「抱歉，让你就等了」

周换上带来的便服回到休息室，已经换好衣服的真昼出来迎接他。
文华已经不在休息室里，应该是到办公室或者外面去了吧。

「没关系。我没等多久，而且等待也是一种乐趣」

「那也一样让你等了」

「我可没有那么性急，等个五分钟十分钟的还不至于不耐烦。而且我也很期待周君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过来。很适合你哦」

「倒不是那么能配得上期待的东西」

周姑且有留意挑选，不过他穿的整体来说就是一身毫无特色的打扮，一件深灰色针织衫搭配白衬衫，再配上深蓝色的锥形裤，外面再披上一件外套。要说有什么能让真昼高兴的，大概就是他围着去年圣诞节真昼送的围巾这一点吧。

彼此都穿着对方送的礼物，让周感到有些难为情，不过从真昼的表情也能看出她的喜悦。

「那套衣服也很适合你。按木户的搭配就会这样吧」

「我很少穿这种类型的衣服，所以感觉很新鲜」

「这种宽松的衣服也很可爱呢。之后再向木户道谢吧」

真昼穿的是牛仔布材质的宽松连身吊带裤，搭配胸口处有 Q 版猫咪和兔子插图的白色连帽卫衣。这套衣服可能比较偏向搞笑，富有个性

的插图上写着冷笑话台词，品味相当独特。

从脚边来看，大概是因为裤管有点长，所以折了一次。两人之间的身高差距由此可见，但要是说得太白，真昼可能会不高兴，所以周什么也没说。

真昼虽然会穿各种类型的服装，但或许是她本人的喜好，周不记得她有穿过什么中性风格的衣服，所以这种打扮让他觉得有点新鲜。

「差不多该回去了」

「好」

周伸出手，真昼便毫不犹豫地把手叠了上来。

也许是因为待在开着暖气的空间里，她的手指比平时还要温暖一些。周握着她的手，从员工专用的后门走了出去，一阵凉风拂过脸颊。

虽说已经到了初春，但冬天的气息还是很强烈，到了晚上，寒意甚至会从脚底慢慢蔓延上来。

尽管穿着外套，真昼的身体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接着她扭动身子，靠到周的胳膊上取暖。

周不喜欢太冷的天气，但现在那份可爱却让周有些感谢寒冷。

「你没事吧？」

「是指冷不冷吗？」

「啊，虽然也有这部分在内……主要是你的衣服不是弄脏了吗？」

虽然她本人好像不怎么在意，周还是趁没有其他人在这的时候问了一下。真昼抬头看向周，表情像是在说「你还是在在意那件事啊」。

「啊，那件事啊。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需要在意的东西。我反而觉得对大桥很不好意思，看她很放在心上的样子」

「她确实很沮丧，不过这种事情多半只能靠当事人自己整理好心情才行。而且开始有客人进来之后，大桥也没时间道歉……」

「那样反而会让她更过意不去吧。请帮我转达说真的不用在意，而且你也有帮我把污渍清干净了，所以没关系的」

最后见到大桥时，她已经振作了大半，但消沉的状态恐怕依旧还在持续着。周有种预感，大桥日后可能会想找机会向真昼道歉。

若是这样的话，到时就再和真昼商量一下，安排时间见面吧。周在心里这么决定，又看了看真昼那张看上去心情很好的脸。

「顺便问一下，你看了员工休息区之后有什么感想？虽然我有整理过就是了」

「有机会去看客人平常看不到的后台区域，让我稍微有点兴奋」

「不是工作人员的话，一般不会看到员工区嘛」

「我觉得员工区比想象中还要宽敞，而且咖啡的香味很香。是周你打工回来的味道」

「……我该不会打工回去的时候身上都是咖啡味吧？」

在餐饮店工作的人需要注意自己的气味，所以周在更衣室里总是备有除臭喷雾，回去前也会喷在自己身上。但光是这样似乎还不够，回家时还是给真昼的鼻子送上了礼物。

这次周也喷了除臭喷雾，但可能气味并没有完全去除。

「味道倒不是很重，只是有一丝有咖啡甜味的香气」

「看来真的要注意除臭了」

「哎……明明很好闻」

「跟平常的我比起来，哪个味道比较好？」

真昼好像很喜欢周的味道，偶尔会发现他放在客厅的衬衫，闻一下当作消遣。

虽然周也有错，不该脱了衣服不马上放进洗衣篮或洗衣袋里，但他没想到真昼会去闻衬衫的味道。一开始周吓了一跳，觉得很害羞，还拜托她别再这么做了。

然而，真昼却抬眼恳求他，说也想闻一下。周只好退让，告诉她只要不是汗臭味太重的衬衫……于是便默许了真昼偷偷拿他的外套和穿了一段时间的衬衫来享受。

周吐槽她明明一直在拿平时的味道来闻，真昼的脸蛋因寒冷以外的因素而泛起红晕，视线也游移不定。

「……问、问这个太狡猾了。请当成是换换口味」

「总觉得你要在各方面都有所觉醒，有点吓人」

「各方面是指？」

「比如对气味或肌肉的癖好」

周觉得真昼对气味、肌肉和声音等方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癖好了，当他举出例子之后，真昼的动作变得僵硬起来。

恐怕是心里有数吧。

「……没、没问题的。嗯」

「真的吗？」

「全部都是因为我喜欢周君」

「你不否认癖好这一点啊」

「那是你的错觉……周君就没有这种的吗？」

「拿我来作比较，这其实就等于承认了吧？」

真昼用头抵着周的上臂转了转。

像这样试图蒙混过关就是真昼可爱的习惯，不过要是说出来的话，她可能会发出「呜呜呜」的低吟声，所以周只是放在心里，任由真昼反复进行不痛不痒的攻击，同时看了眼另一只手腕上的手表。

虽然比预定时间早，但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不说这个了，接下来怎么办？要按照预定去精品店吗？」

店家都还开着，应该也不会被警察抓去辅导，不过今天发生了那种事，考虑到体力和精神上的问题，不知道真昼会不会想去逛街。

一切都取决于真昼的意愿，如果她不想去的话，周打算问她有什么想做的，然后去做那件事。如果她想直接去精品店，周也打算陪她开心地购物。

听到周的问题，真昼用力眨了一下眼睛，然后烦恼地嗯了一声。

她稍微烦恼了一会儿，然后贴在周身上，抬头看着他。

「……下次约会的时候再说吧。我想精挑细选日常用品，所以要等有精神的时候。今天的话……」

「今天？」

「常去的面包店还在营业，我们去找晚餐吧。偶尔也全部靠买来的东西解决晚饭如何？」

最近两人越来越喜欢的面包店是从早上营业到晚上 7 点。

虽然品项齐全，但因为很受欢迎，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喜欢的面包了。不过晚点再去的话，说不定会看到平常去的时候没有的面包。尽管一切都得看运气，但真昼似乎也很期待这样的好运。

「说得也是……希望有喜欢的面包」

「要是法国面包或吐司的话，明天早餐就做法式吐司吧」

「太好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周期待着能挖到宝的美妙约会，脸上露出笑容，真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嘻嘻，你太心急了。不过，你说得对，今天是个好日子」

一天还没完全结束，真昼便对今天做出了总结，并紧紧抱住周的手臂贴上去，然后踏着比平时更轻快的步伐走向车站。周也配合着她一起走，同时温柔地握住那温暖的指尖。

308 高二最后的到校日

白色情人节过去后，接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就这样迎来了结业式。

准确来说，在新学年开始前都还是高二，但感觉上更像是高二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只有我……」

树在亲身实践了在校长讲话时无聊打瞌睡的学生常见行为后，被班主任发现，挨了一顿唠叨才回来。

「我们班主任对这种事还挺严格的，刚才也因为要升上新年级，被唠叨了好一阵身为备考生的注意事项，看走廊都知道其他班已经解散了」

现在班会已经结束，学生们表情各异地踏上归途，有充满解放感的、有纯粹觉得麻烦的，还有即将成为考生感到不安的表情。

至于周则是属于充满解放感的那一边。虽然对于成为考生这件事感到不安，但他怀着不乱步调、不颓废堕落、天天向上的志向，既要做好准备，也要好好休息。

「可恶，其他人没被发现，真可惜」

「放弃吧。其他人只是稍微低着头，你是明显在睡觉」

自己班里只有树一个打瞌睡的，周还看到其他班有几个人的动作估摸着也是在打瞌睡，他们恰好处在老师看不到的座位上，逃过了一劫。

树不甘心地发出呜的声音，周冷眼看着他，一边把笔盒和装文件的袋子收进书包里。树见状嘀咕道「你在这方面还真冷淡」周则以眼神表示「现在还说这个干嘛」。

「我对没有过错的人很温柔」

「你是说我有过错吗！」

「怎么想都是你自作自受……」

听别人用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慢悠悠地说话，难免会招来困意。不过，人类就是要靠理性与毅力来抵抗。即使乍听之下是毫无意义的对话，有时也会谈到重要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听一听。

话说回来，周听到最后的感想是觉得在聊闲话，这件事就没必要告诉树了。

周一边装作闹别扭的样子，一边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然后瞥了一眼树的行李。

树的行李比去年少。他理所当然地提前把课本带回家，大概是意识到要准备考试了吧。

「对了，你去年突然来我家过夜呢」

「对啊对啊，那时候和老爸吵架了」

「我是真没想到有人会到最后一步才说这事的，就算是早上吵的架，正常来说突然闹这么一出也吓人。得亏我家收拾到能住人的水平了，你得谢谢才是」

「谢谢椎名」

「喂」

「叫我吗？」

周正想吐槽树干嘛在这时候提到真昼的名字，她本人就突然探出头来。

周在教室里没什么事情，单纯是在等真昼。她出现的时机太刚好，树也发出哇的感叹声。顺带一提，千岁也跟在真昼后面，一手拿着文件夹从后面走了过来。

「和老师的事情办完了吗？」

「是的。刚才你们在叫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啊，没有啦，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不是去周家过夜吗？他说是因为家里收拾好了，所以即便这么突然也能让我住下。所以我是在向你道谢，谢谢你帮忙整理和传授打扫技巧」

「嘻嘻，原来如此。那我就心怀感激地收下了」

「连真昼都这样」

的确，多亏了真昼的大力协助和传授打扫技巧，周的家在认识真昼前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西不再乱摆在地上，窗框上不再积灰，地板也变得亮晶晶的。多亏如此，周不再发生脚被东西绊到而差点摔倒的情况，也不再会有袜子少了一只而遍地找的事件，树睡觉时也有空余的地方铺被子了。

周的家能够维持在能让别人放心来访的状态，真昼的功劳很大。

树知道周的家以前不只是杂乱，根本就是一团混沌的状态，或许他才对变化最感到惊讶的。

「因为刚认识周君的时候，他的房间真的很脏嘛」

「是、是这样没错啦」

「对啊对啊」

「被真昼这么说还能接受，被树这么说就无法接受了」

「偏心啦偏心」

「啊，偏心又怎样？」

周嗤之以鼻地表示，要是给树特殊对待才更不好吧。接着，教室里轻轻响起树的低吟。

「这家伙竟然直接承认了」

「周老早就偏心昼儿了，你在说什么啊？」

千岁无奈地说道，这话让周感到心情复杂，但他也无法否认，只能在另一种意义上和树一起发出低吟。

「小千，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可是阿树坐在那么显眼的位置还打瞌睡，实在太过分了。按你的座位号，肯定是坐在一排最边上，根本就藏不住，摆明了会被骂」

「不要讲那么现实的话，小千」

树的姓氏是赤泽。

周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样，不过这所学校是按照姓氏的五十音顺序来决定座号的。而在这个班上，没有比赤泽这个姓更靠前的学生。

树的座位号一般都是 1 号，在这个班里也不例外，在典礼上往往会

被当作标志。指定座位时，通常都会把他安排在边缘，这次树的座位也在一排最靠边的位置。

】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位置打瞌睡，自然会被老师盯上。

「要好好睡觉才行。你忘了之前熬夜到搞坏身体的事吗？」

「我会注意的」

「哦哦……千岁竟然讲道理了……」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好、好了好了……」

被千岁用严厉的眼神盯着看，周佯装不知地移开视线，环视教室里还剩下的不少同学。

也有些同学已经回家了，但大家好像都还依依不舍，也有很多学生正热烈地聊着回忆。

再怎么说明，周对这个度过了一年的班级也有了感情。

「大家还不回家吗？」

「嗯？要回去啊，只是觉得要和这个班级告别了……有点感慨」

「是啊。今年的班级真的超棒的」

应该说，这个班级的凝聚力远超高一的班级，彼此的关系也还算融洽。

虽然每个人之间多少有些合不合得来的问题，但需要合作的时候还是会互相帮忙。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能够理性地做事。

同时也是因为，班里没有脾气暴躁的，或是不认真到需要让老师特别关照的学生。

「大家都很善良，关系也很好」

「老师们也说我们班是最认真、最乖的班级，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毕竟聚集的都是比较乖的人嘛」

「乖……？」

「周，你为什么要看我？」

「不为什么？」

「你好烦」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架。大家确实都很认真，也很安静。不过犹太倒是会被女生们的尖叫包围」

「大家都有分寸，不会在上课的时候做那种事，所以没问题」

虽然班上也有不少女生对门胁抱有好感，但她们根上都很认真，只要门胁开口制止，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门胁今年应该过着相当安稳的校园生活。

周记得高一的时候，班上的吵闹还更加连绵不断一些。

「那犹太呢？」

「他说今天没有社团活动，中午还有事，所以很快就回去了。反正春假还会见面」

周、树和门胁三人约好在春假时一起闲聊放松，借此转换一下学习的心情，根本没必要舍不得分开。

女生们对门胁干脆的态度感到有些遗憾，但也没有强行挽留，只是目送他离开。

树看着门胁的桌子，上面已经完全看不到有人使用过的痕迹，他笑着说这真有门胁的风格。

「喂——那边的四个——接下来有空吗？」

当有些感伤的气氛笼罩着四人时，一道开朗的声音传了过来。

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太刀川似乎原本在教室里和朋友们聊天，现在正带着不逊于声音的开朗笑容朝这边挥手。

这一年来，周他们和太刀川不同组，所以很少有机会交谈。这么说来，自从借了笔记本之后，他也开始会找周说话了。周一边想着，一边点头。

「我今天没有打工，也没什么事」

「我也是」

「我晚上要和家人吃饭，不过在那之前没什么事」

「我也没有。怎么了吗？」

周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空，但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所以便坦率地回答了。太刀川见状，露出高兴的笑容。

「哎，今天是班上的解散聚会，我想借这个机会找一波能参加的人一起去唱卡拉 OK。所以想问你们四个要不要一起去」

「刀刀，这种事情你可以先在班级的群组里说啊」

「因为是刚刚才决定的！」

「哇哦，真是行动力十足」

周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文化节时加入的群组里的消息，发现刚才太刀川确实发了消息说『今天要举办班级解散卡拉 OK 聚会，要参加的人请回复，并在下午一点半之前到车站前的卡拉 OK 店集合！』，还有

几个人已读并回复要参加。

因为实在太突然了，除了回复要参加之外，还有一连串『早点说啊，我跟女朋友约好要出去了』『那还是女朋友重要』『渡边好差劲』『都呆了一年了连同学名字都写不对，你也好差劲』之类的对话。

看着群组信息如此自由奔放，周忍不住自然地露出笑容，太刀川则对他们投以期待的目光。

「所以呢？你们怎么样？我不会强迫你们啦」

「我是无所谓」

「那么，机会难得，就让我参加吧」

「我也是、我也是」

「如果不会拖到晚上的话，我也去」

既然周要参加，真昼当然也会跟来。

只不过，太刀川应该没有那种意图，只是露出大型犬般亲近的笑容握拳喊着「好耶」。

「这次就让周好好唱歌吧」

「这是在整我吗？」

「咦？藤宫很会唱歌吗？」

「很遗憾，只是普通水平」

「还想听你和椎名合唱来着」

「拜托不要把真昼也卷进来」

真昼不太擅长在众人面前大方唱歌，而且在这种场合也会感到害羞，要是被别人催着唱歌，她一定会退缩的。

如果她本人希望的话，周也会一起唱，但他不想给她增加负担。

「啊，藤宫的份我请客！」

「怎么突然请客？」

「因为上个月欠你的人情还没还啊。错过这次机会，可能就没有还的机会了吧？」

这么说来，借笔记本的人情并没有多大，周也是每次都坚决表示不需要，让太刀川每次都发出苦恼的声音。看他现在想还上人情的样子，没准是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

「其他科目的笔记也一在里面，我也顺便复印了一份，不好意思，所以让我请客当作谢礼吧」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可惜赤泽就没什么理由请了」

「好过分，我被排挤了，想哭」

「被你敲诈的我才想哭」

「树真差劲」

「别若无其事地混进来」周轻轻戳了戳树，然后对窥探着这边的太刀川笑着说：

「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嗯，就这么办吧」

呼呼，太刀川有些喘着粗气，不知为何给人一种大型犬的感觉。周背起背包。

消息说是要在下午一点半前集合，所以必须早点吃完午餐才能过去。

周看了看真昼，询问她要先回家还是在外面吃，得到「今天不用准备晚餐，所以都可以」的答复。既然要准备晚餐，那午餐在外面吃就好。于是周向真昼提议去快餐店。

「我想吃照烧鸡蛋汉堡，你吃汉堡可以吗？」

「我没关系。每次有鸡蛋商品限时推出时，你都会去吃呢」

「毕竟鸡蛋是天下第一嘛……」

「啊，我跟小千也可以一起去吗？小千家里现在好像没人，我又不想每次都回家」

「好好好」

「啊，我也可以去吗？反正我本来就打算在那里吃」

「可以啊。啊，不过他们没关系吗？」

周用眼神示意太刀川刚才聊天的对象——几个跟他关系很好的男生正在谈笑风生，太刀川却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他们说在去卡拉 OK 之前要先去家庭餐厅，好像要吃限时的巨大芭菲。我又不怎么喜欢吃甜食，看了就觉得胃痛，所以就不去了」。

这么说来，周记得好像有看到网络新闻报道某间家庭餐厅推出了奶油超级加量的草莓芭菲，他们大概是想去用高中男生的胃袋赢得胜利吧。

周一边回想新闻报道的图片，一边嘀咕着「希望他们能凯旋归来卡拉 OK」，然后和真昼等人一起走出教室。

「好久没去卡拉 OK 了」

对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的人来说，校门是暂时见不到了。他一边毫不怀恋地向校门道别，一边回想。

本来不太爱去卡拉 OK 的周上次前去，应该还是文化节的庆功宴吧。

「你平时不和椎名一起去吗？」

「昼儿不太想在别人面前唱歌」

「咦！那我是不是不该邀请椎名？对了，我记得那里有出租沙槌和铃鼓！如果不喜欢唱歌，也可以专心负责伴奏哦！」

「不，没关系……原来还有那种东西啊」

「借来带进包厢的话，感觉会很吵闹呢」

「就是要吵闹一点才好玩啊」

「也要有个限度」

虽然有隔音措施，但要是太吵的话，还是有可能被隔壁包厢抱怨，或是被店员警告，甚至隔壁包厢的人会闯进来，说到底还是要适度。

「不过，真怀念文化节的庆功宴啊」

「对的对的」

「还发生了优太拉着周一起唱双人合唱的事件」

「你以为是谁的错？万恶的根源就是你吧」

「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发生这么有趣的事情？你们几个感情很好，总是聚在一起，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包厢里发生了什么事」

太刀川好像也有参加庆功宴，但因为人数的关系，他是在另一个包厢，所以不清楚周他们那边的情况。

「气氛超级和谐的」

「门胁不在的包厢里，女生们的情绪有点低落。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不够格，觉得很抱歉」

「这次门胁呢？」

「我先问过了，他要参加。不过他白天有时，时间比较紧，所以约好在卡拉 OK 碰面，吃饭就分开吃」

周看了一下手机，因为没有收到门胁的回复，所以不确定他是否会参加，不过他好像还是打算参加的样子。

（要是知道门胁会来，女生应该会很激动吧）

这次没有直接在群组里提到，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门胁会来。他一来包厢，场面应该会变得很热闹吧。周事不关己地想着，一边对露出爽朗笑容说「真期待啊～」的太刀川苦笑点头。

309 春日风暴来临的预感

太刀川临时企划的卡拉 OK 活动虽然几经波折，但还是在所有参加者都心满意足的情况下结束了。

像是预约的时候名字出了差错，差点导致活动无法顺利进行（似乎是打电话预约的时候对面把太刀川听成内川了）；门胁的到来让几个人之间擦出了火花；还有人搞错了卡拉 OK 的地点，需要去接他等等。尽管发生了很多事情，结果还是玩得很开心。

真昼一开始也很拘谨，不过习惯之后，她本人可能也没意识到自己变得很兴奋，只见她用比平时更红润的脸颊，笑咪咪地凝视着唱歌的周，其他男生也被那笑容的余波击中，或许该让她学会控制一下。

真昼本人也怯生生地用清脆可爱的歌声唱了几首流行歌曲，让所有人都听得非常开心。

就这样，在卡拉 OK 度过约三个小时后，一行人便解散了。真昼看起来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满足感，今天的卡拉 OK 活动对她来说应该也是很好的刺激。

「玩得很开心呢」

和所有人道别后，周和真昼踏上回家的路。两人手牵着手，悠闲地走在平常回家的路上。

四月的脚步将近，太阳落山也变晚了。现在还不到下午 5 点，天空

却很明亮，呈现出傍晚的氛围，橙色的光芒照耀着两人。

沐浴在夕阳下的真昼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脚步却比平时更轻快。

「是啊，大家都唱得很起劲」

「这种多人一起唱歌的时候，与其一本正经，还不如放轻松一点，这样才比较开心」

「……难道我违反了什么礼仪？」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礼仪的问题，而是那样做会比较开心。还有，你今天也比平常更兴奋哦」

「咦」

「你做这种不常经历的事情时，和朋友或男朋友……嗯，就是我啦，一起行动的时候，情绪都会比平常高亢个一两级。与其说是积极地参与，更像是比平常更开心地在一旁看着我们玩得很开心的样子」

「有、有那么夸张……」

「我、千岁还有树都注意到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真昼发现自己被周围的人关注着，顿时满脸通红地瞪向周。不过，即使她用湿润的眼眸和不悦的表情瞪着自己，周也完全不觉得可怕，反而涌起一股想微笑的冲动，觉得她很可爱。

「因为看你笑咪咪地玩得很开心的样子，大家都很高兴，而且也很可爱」

「讨厌」

「不过，你很开心吧？」

真昼闹起了别扭，但她生气的原因是周他们观望着自己为这种符合年龄的事情感到高兴，而不是一起玩得很开心。

所以周用柔和的语气询问真昼对今天有什么感想，她一下子支支吾吾地闭上嘴，然后露出害羞的表情垂下视线。

「……很开心。我希望能再像这样和变得亲近的朋友们开心地交流」

「是啊」

虽然周自己也没什么资格说别人，但真昼现在能卸下天使的面具，表现出椎名真昼这个少女的一面，简直是刚刚遇到的时候无法想象的。

尽管她还没有改掉掩饰的习惯，但也越来越常表现出真实的自己，交到了不是表面关系的『朋友』。

只有周才知道的真昼的部分逐渐减少，他感到有些寂寞，而真昼能够过上充满期待的开朗生活，却是让他成倍地高兴。

（而且，我还知道很多其他人不知道的真昼的样子）

周不打算让别人看到那些，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唱了那么多歌，肚子饿了」

真昼害羞地用眼睑遮住眼睛，同时戳着周的手背以掩饰害羞。周用一如往常的语气对她说道。

真昼似乎渐渐恢复了平静，她深吸一口气后笑了起来。

「是啊，回去以后我马上准备做饭」

「今天晚餐主要是由你负责吧。今天晚餐吃什么来着？」

有打工的日子基本上是由真昼负责做饭，其他日子则是由周负责，或者由真昼主动要求做晚餐。虽然分配得并不公平，但两人基本上是轮流做饭的。

话虽如此，不管谁是主要做饭的人，另一方若是在场也会帮忙，所以值班制已经流于形式了。

昨天是真昼去采购食材并决定菜单，所以晚餐的内容只有她才知道。

「昨天去采购的时候猪肉嫩绞肉很便宜，所以就决定做姜汁烧肉、卷心菜丝和凉拌西红柿还有味噌汤。啊，我想把冰箱里的东西吃掉，所以也会把预先做好的炒青椒加进去。味噌汤要放什么配料？」

「给我点选项吧。今天放学后不会绕去其他地方了吧？」

「豆腐、海带和紫菜是常备菜，金针菇和舞菇是前几天冷冻的，所以也可以用。还有胡萝卜和洋葱……如果切碎的话，也有冷冻的大葱」

「那就放紫菜、豆腐和金针菇吧。我喜欢紫菜」

「了解，紫菜要多一点对吧……今天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可以慢慢来哦？」

「不要」

「真是的」

自从周开始打工以后，真昼就认为他会很累，所以不想让他下厨。但周并不想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真昼，更重要的是，和真昼一起做饭的话，无论是和她共度的时间，还是做完饭后悠闲放松的时间都会增加，所以力所能及的事他都想去做。

「你不觉得我最近切菜切得越来越好了吗？」

「确实切得很细呢。之前……」
「切得大概有铅笔那么粗吧」
「为什么要在這時候得意洋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显著的进步」
「嗯，你进步了很多，很棒哦」
「对吧」

以水平来说，算是获得了真昼的认可……倒也不至于，但周已经进步到可以独自做出像样的料理，而且就算让真昼吃，也不会被挑太多毛病的程度。以一个人生活来说，这样的厨艺已经足够了。

希望真昼能让进步到这种程度的他做点什么，而不是让他闲着。

「所以，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进步」
「……真是的」

根据至今为止的相处，周很清楚真昼说的「真是的」并不是在拒绝他。那是伴随着妥协和喜悦。

证据就是真昼的嘴唇柔和地弯起，眼神也充满了怜爱。

光是这样，就足以让周察觉到自己是如此地被爱着，他感到胸口一阵发痒，同时又充满了温暖，于是重新握紧了真昼的手。

「那么，回家后就准备晚餐吧」
「在那之前要先洗手漱口哦」
「知道的啦」

听到真昼像监护人一样唠叨，周忍不住背脊发抖，强忍着笑意。「你刚才在想我像妈妈对吧？」真昼撅起小嘴。

周没有吐槽她「你这不是自己承认了」，只是笑着与真昼十指相扣，心情平静地望着两人长长的影子，悠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两人以稍微缓慢的步伐欣赏着景色回到公寓，发现大厅的大门前站着一名少年。

他的年纪大概不到十五岁，身高比真昼稍微高一点。明亮的发色，稚气未脱的端正五官，以及充满活力的眼神是他最大的特征。

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两年，周也记住了不少住户的长相。

虽然不是全部，不能把话说死，但他不记得有看过这个孩子。至少像这个少年这样显眼的孩子，只要看过一次就不会忘记。

不知道他是被关在门外，还是有事要去某户人家。

周不知道他的情况，但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们公寓没有那个孩子吧」

「在我的记忆中也不记得有见过。他看起来很困扰的样子，是来见某个人的吗？」

既然真昼也不认识，那他恐怕不是这里的住户。

无论如何，不通过自动门就无法回家，小孩子这个时间在外面走动也很危险，所以周还是决定去跟他搭话。周走向对讲机，而少年的表情

随着周的接近而变得越来越僵硬。

「那边的小朋友，你怎么了？来这栋公寓有事吗？想找人的话，你知道房间号码吗？」

周尽量用柔和的声音询问，还蹲下来避免让少年感到压迫感，可是少年的视线却避开了周。

少年并不是移开了视线。

他的视线带着明确的意志，捕捉到了站在旁边的真昼的身影。

「……姐姐？」

尚未变声，还带着点稚嫩的高音断断续续地编织出话语。

那声音并不大也不尖锐，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仿佛不允许周和真昼漏听。

310 不想见到的过去的象征

刚才眼前的他说了什么呢。

如果没听错的话，这个少年是看向真昼，然后——

大脑慢了一拍理解了话中的意思后，周把视线转向真昼，只见她睁大眼睛盯着眼前的少年，然后又眯起了眼睛。

她的眼神中隐约流露出胆怯与厌恶，显得十分冰冷。

即使是身为局外人的周，也能看出她并不是直接对少年产生这种情绪，而是透过他看向别人。

周不知道少年是否理解了这一点，但他似乎明白真昼脸上没有任何善意，因而不安地绷紧了脸。

「……请问您是哪位？」

除了眼神以外，真昼脸上失去了所有感情，用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问道。

平时待人非常亲切，对任何人都会回以温和微笑的真昼，如今却露出了明确的拒绝表情。那冷淡的态度让人明显感受到「别和我扯上关系」的意思，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想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

真昼淡淡地说道。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生硬，冰冷得仿佛能刺痛人，甚至让人感到一丝疼痛。她慢慢地这么说道。

任谁听了这番话，都会觉得态度中毫无善意。少年虽然有些畏缩，但视线依然直勾勾地盯着真昼，然后又鼓起勇气似地在身体旁边握紧了拳头。

「你是椎名真昼，对吧？」

「……是的」

「我是，那个……你母亲的，相关人士」

少年烦恼许久才挤出声音，那嘶哑的嗓音让真昼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站在旁边的周感受到她的颤抖甚至传到了指尖，但现在的插嘴似乎会逾越一个男朋友的本分，因此他只能轻轻握住她那无助的手。

「我今天来拜访，是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事呢？」

「是关于你母亲的事。在这里就只是谈这个」

少年瞥了这边一眼，大概是因为周这个外人在场的缘故。

他当然有注意到周的存在，只是故意无视了而已。周本来还在担心要是对方说「你不要插嘴家里的事」的话该怎么办，不过少年似乎没有赶走他的意思。

只是，他有些为难地看向这边，或许是因为他也犹豫着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周。

以立场来说，周应该要回避才对，可若是让真昼和少年单独交谈，

也不知道两人能否冷静。真昼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冷淡平静，内心却可能已经涌起巨浪而非涟漪了。

「很不巧，我对母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也不打算和她扯上关系。
请你回去」

「拜托了，请听我说……在你听我说之前，我不会回去，也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

「……那个，因为我是从家里跑出来，一路到这里的」

少年的目光非常尴尬地游移着，对真昼投以求助的眼神。
真昼用前所未有的冰冷视线回望那依赖的目光。

「回你家去不就好了？我可以帮你出出租车钱」

「在你听我说之前，我不会回去！绝对不会！」

「我不想听。请回」

真昼断然拒绝，冷冷地盯着还不肯放弃的少年。

「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我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能想象」

听到他的肯定回答，真昼惊讶地眨了眨眼。

然后，她像是再也忍不住似的，有些不甘心地抿紧嘴唇，微微皱起眉头。

她的眼神仿佛在控诉着「为什么？」，让周也咬紧了嘴唇。

「那你应该知道我不喜欢别人提起母亲的事情吧？」

「……我知道。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

「我们根本是在对牛弹琴。再说，我没有义务听你说话，只要穿过这个入口，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能进来这里，这样会构成非法入侵。到时候我会报警，而且你这个年纪还在外面游荡，也会被警察带去辅导吧。我觉得你还是乖乖回去比较好」

「就算这样——」

从认识真昼的人的角度来看，她那冷酷无情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可以说是固执，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然而，与强硬的言辞相反，她的表情变得阴沉而软弱。

这是只有经常观察真昼的周才能察觉的变化，而真昼也被逼到了绝境。

从少年的话来看，他应该是真昼母亲的儿子吧。只不过，他没有自称是儿子，而是说相关人士，这一点很可疑。

无论他是不是儿子，对真昼来说，那都是不愿想起、不愿思考的事情。

证据就是，被周牵着的手正在发冷颤抖。如果周没有碰触到她，她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真昼对现在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抗拒。

「真昼，可以打扰一下吗？」

这样下去对真昼的心理健康不好，而且双方都不肯让步的话，事情就无法解决。现在是回家时间，也有可能被别人看见。真昼很怕别人知道她家之间的敏感问题，就算这栋公寓里没有同校的学生，最好还是避免引人注目。

正因为周是局外人，所以才应该介入其中，打破僵局。

「我觉得就算你继续拒绝，问答也不会结束。可以让我代替来谈一下吗？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干嘛多管闲事」

虽然不至于妨碍到谈话，但周确实被少年用「你谁啊」的眼神盯着。毕竟他的确跟少年没有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为了尽量不刺激到对方的戒心，周用柔和的语气询问。他或许是愿意听他说话了，于是用还留有些许稚气的脸庞看向这边。

「可以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慧」

小声报上名字的少年——慧怯生生地抬头看向周。

这是周第一次正面与他对视，但他和真昼并不相似。要说的话，大概只有气质比较内敛这一点相似，长相本身并不像。

麻烦事又增加了。周在心里感到为难，同时凝视着慧的眼睛。

「你叫慧啊。你说是有真昼母亲的事情想说？」

「嗯」

「那是无论如何都要今天告诉她的事吗？」

「咦？」

「除了你内心的焦虑之外，那是非得在今天说不可的事情吗？」

慧对周的问题感到困惑，但周只是代替真昼来让事情和平收场的，所以并不打算对他有多余的顾虑。

「我能理解你很着急。可是，你认为真昼突然听到你提起自己母亲

的事情，她会是什么心情？从你的样子来看，你应该已经察觉到真昼以前的处境了。所以，她现在非常不安，也很动摇。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她，能够在那种状态下坦率、冷静地听你说吗？」

「……不会」

看到慧缓缓点头，周松了口气，但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他坚持主张自己，什么都不管的话，周也打算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不过看来不会发生那种情况。

「我认为你最优先的事情是让她听你说话。有非得现在说不可的条件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改天再谈会有机会让她听你说。至少会比现在更有余力接受你的存在」

看到真昼现在的固执态度，慧应该也明白她不是处于愿意听自己说话的状态。

真昼紧抿着嘴唇，握着周的手。周知道那只手正在颤抖，于是温柔地回握那只小巧的手，试图安抚并让她安心。

「我打算把真昼放在比你更优先的位置，所以如果真昼不愿意，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接近她。不管对我还是对真昼来说，你都是外人。我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愿望，听了也没有益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与真昼没有交集的人象征着她过去的痛苦。

虽然他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如果真昼表现出拒绝的态度，周想尽可能优先考虑她的心情。

「不过，从你的样子来看，我知道你非常迫切。所以，你能不能先

回去，改天约好时间再来拜访？能不能约好时间要看真昼的意思，所以我不能保证绝对能实现你的愿望」

周能感受到他无论如何都想说出口的意志，但考虑到真昼突然承受了这么大的负担，周实在不想就这样直接让他们交谈。

另一方面，周也知道如果把赶回去，真昼心里就会一直有块疙瘩，让她烦恼不已。而且慧也不见得会放弃，要是每天都得害怕他什么时候会再来找上门，对真昼的身心也不好。

既然如此，不如先约好时间，做好心理准备后再面对，这样对精神来说更好。

不过，如果这样也会让真昼感到痛苦的话，周打算彻底隔绝他。

周观察着慧的反应。只见他垂下视线，尴尬地抓着自己的手腕缩起身体。

「……我今天……我妈不在家，所以我说要去住别人家一天，蒙混了过去。跟朋友也对好了口供……我只能趁今天这个机会……」

看来很难改变他的想法了。

既然如此，周当然会站在真昼这边，但他想知道真昼本人是怎么想的，于是将视线转向身旁。

「怎么办？虽然对这个孩子不好意思，但我认为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直接回家。以你的心情为优先比较好，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周温柔地表示真昼的心情最重要，真昼随即皱起眉头，默默垂下视线。

「……我不想让他，进我家」

真昼烦恼了十几秒后，从唇间吐露出的话语中带着些许让步。

「那让他进我家的话，就可以了吧。怎么样？」

周也很清楚，她不希望自己的领域被一直逃避的过去的碎片所翻搅。

既然如此，提供自己的家作为谈话的地方怎么样？

其实去咖啡厅或家庭餐厅之类的地方谈话是最合适的，可是去家庭餐厅可能会被熟人听见，再说，晚上带着一个年龄大致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生的少年在外面走动，很有可能会被警察带去辅导。

在不知道会聊多久的情况下，最好还是避免在外面游荡。

听了周的提议，真昼依然一脸阴沉，尴尬地抬头看向他。

「可是，这样会，连累你」

「没关系，你连累我也没差。啊，如果你不想被听见，我就先离席」

「……我不希望你离开」

「嗯，我会陪在你身边」

如果真昼一个人承受不了，周就会陪在她身边。他们已经决定要互

相扶持，真昼难受的时候不支持她，算什么伴侣？周应该要支撑她那不安定的背影。

真昼没有拒绝周的提议，反而露出安心和喜悦的神色，嘴角微微扬起。

第一次在慧面前露出的柔和表情让他有些动摇，不过他也因为真昼愿意听他说话而松了口气。

「……如果可以来我家的话，她愿意听你说。前提是你要接受这个条件。如果你不想被我听见的话，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吧」

「那样，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提出这么任性的要求」

慧彬彬有礼地弯腰鞠躬，真昼则是以厌恶感大幅减弱、困惑感增强的眼神盯着他的头顶，然后用力握紧了和周牵着的手。